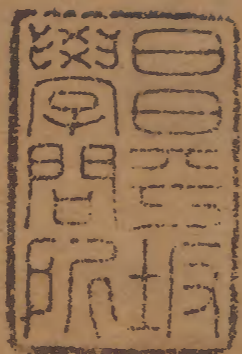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八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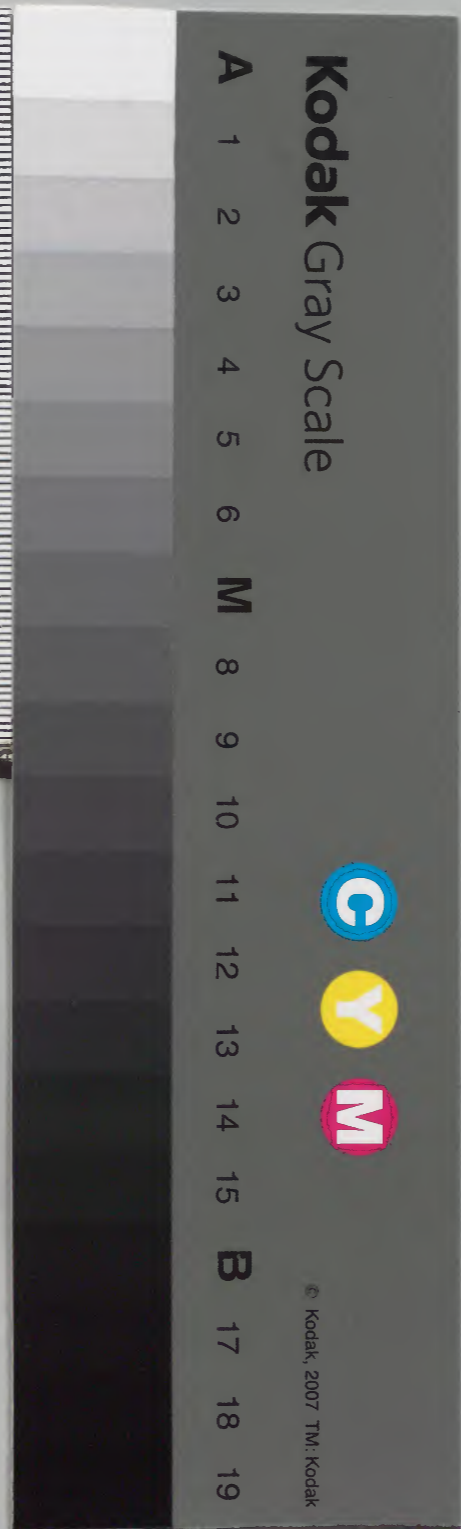
詩二
春秋

孝經

			五	漢
		二	二	書
		九	五	門
三	九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八	二	
函	三	
一	五	
五	〇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20)
函號	298 249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一計三十二版

詩二

周南關雎兼論

詩末論音律且如讀二南與鄭衛之詩相去多少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

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

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論樂則曰

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

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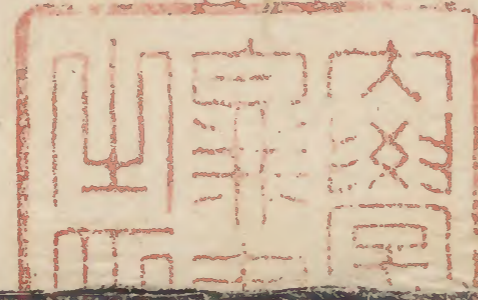
前輩謂二南猶易之乾坤其詩粹然無非道理與他詩不同曰

須是寬中看緊底意思因言康衡漢儒幾語亦自說得好曰

便是他做處却不如此參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

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



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為雅
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為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啟後人
之說如此又曰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
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
頭皆是比詩體也卓

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謹恐懼上只自關關雎
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開個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
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管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
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

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之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
作曰也未見得是材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
此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妖理人

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為文王伊川詩說多未是璘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
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

是鄭氏也如此說了其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

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
可指說道其廢是德只待推揮論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

處續

問曹兄云陳文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
敢自當君子之德回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曹云是
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

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為好人而不殺
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
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去以後自然見得義理卓
魏兄問左右筆之曰筆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
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睢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
說道是鷩鷩而有別之類

魏才仲問詩關雎注執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
如曰也只是恁地問雉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象去
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
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
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
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
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大妣其原如此

睢鳩毛氏以為鷩鷩而有別一家作猛鷩說謂鷩鷩是鷩之屬鷩
自是沉鷩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鷩鷩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
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
物以起吾意如睢鳩是鷩而有別之物苜蓿是潔淨和柔之
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
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畧不同也

占說關雎為王雎鷩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
鷹鷩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其見人說雎上有一
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
所引義合浩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雎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
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
是隔丈來地所謂鷩而有別也人未嘗見其四居而乘處乘
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

相狎所以為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
燿耀言其光耳非螢也邑今之苦馬續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首章同是賦體文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
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
耳設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眾多宜爾子
孫振振方却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
此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
備矣自此推之今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只是春
秋所書之螽切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
中國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
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時

摛木

問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
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其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腴
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豪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
泥著其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學

螽斯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體功

兔置

問兔置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
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學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野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勇不能侵陵正文豈當時婦人
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薄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

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于村度之躍躍魚兔遇大獲之上下奇亦只與出他人有心兩句頌條與而此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問文王之化而未

汝墳

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

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

義理曰此語有病

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理曰

是時舉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

言后如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舉

采蘋

問采蘋繫以祭祀采芣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為

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

器之問采蘋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

從來說繫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為奉祭

事不為蠶事

問采蘋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蠶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蘋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殷其雷

問殷其雷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舉之

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

標有梅

問標有梅何以入於正風曰此乃當又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學

問標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巫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

情辭

江有汜

器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

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器之此詩召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何彼穠矣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是有此六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如頌中儘多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如何綴錯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等只是一句其語拙耳麟

騶虞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祀義也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祀者義也微干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干嗟麟字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苦心個

地柏舟

問汎波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此義者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且得其義是此舉
陳器之疑柏舟詩解曰居月諸胡送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調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矣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然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祖

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此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士不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林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糊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媽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綠衣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質也

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誦嘆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媯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媯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以不忘則見戴媯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頷之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甚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然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

式微

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官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狹狹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郵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標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向鬼伯恭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趣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林所謂詩可以觀子升問麗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自據他之意揀擇六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有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須有甚意味

簡考

問簡考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史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適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辨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香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辨

北門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北當時必因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辨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鳥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辨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推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太相遠矣辨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辨

于旌

周文蔚後妹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妹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吃力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煅煉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矢前三章皆有瑟憫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誨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其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教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讓草一樹之背蓋房之比也

狡童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雨狡童皆是又豈是思君子刺忽忽愚何以為狡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况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况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

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自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贅。為憂忽之辭則彼狡童者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誰誰曰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者却是如何曰如祭仲責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為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悞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褻裳自是男女相答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者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比自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

耳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洙廣之詩等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之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問亦自有鑿論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

江疇問校重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

鷓云拈括將茶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昆聾牙難攻如書中周公之言使難讀如立止吾爽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譁張之為幻之語至若周官祭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卓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讎故發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纔做刺忽便費得無限社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其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此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

鄭忽冰文試片得可畏孫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苟不與我言苟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苟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口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衛人當時注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為君言也卓

鷓鳴

問雞鳴詩序却似不妨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雞既鳴矣朝既盥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舊注謂夫人以蠅聲為雞聲所以警戒其君使夙起耳先生詩解亦取此說然以衆觀之賢妃貞女所持以感君聽者言有誠實而已今雞未鳴乃借蠅聲以給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為非信它夕其後敢言乎是曰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鄙見政讀是酬答之辭曰如此說亦可卓

著

問若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
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
黃素纒纒纒大抵只是壓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
衛宴得而有之看來只是壓韻不知古人充耳以填或用玉
或用象不知是塞於耳中為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
綿穿垂在當耳處紆

園有桃

園有桃似此詩解

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於晉而風係於唐
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屋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
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
是紀事之詞若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
係詩之意乎曰然也然似舉子做時文去琮

蟬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豳七月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
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
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
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
雅可為頌一說謂豳蒞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芣曲車
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
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
月曰此亦不可放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于學子七八月之間
早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乃今之九
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在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
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

必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
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別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屬發之類
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
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
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昌用之也時無

純臣語
惡詛誤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
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
之成王時禮樂未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
之初此等意用心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時

鳩鳴

因論鳩鳴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

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
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其不
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
公為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
正謂此也曰然舉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
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
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讎者曰
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
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
一場大踈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
這一場大踈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
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
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唱它乘醉以語言離間之

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
豈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都
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
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
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個

東山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
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
本意如此類者多矣詩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
之於下伯兮是也詩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後東山
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討

利害者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皆付只是謾了我我
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
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
不照這例自恁地說續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
却是箇好話頭別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
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
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孽孽為善是舜之徒然孽孽為
善亦有多少淺深義綱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
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幸未相見意此來必
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
因呈問曰先生曰程子言有讀了後全壞蕪事者有得一二

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又自
 解踏着他闕了條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
 那一句有契於心者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
 解有得今只恁地包罩說道好如與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
 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其事因云如
 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
 是不曉剛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其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
 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曰
 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底盜賊之徒淳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
 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
 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是未見得他意味淳

九戔

九戔詩分明是東之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
 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
 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
 此句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
 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
 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嘗謂死
 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孫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腰亦用
 韻詩中亦有此體揚

狼跋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之說
 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實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管及

此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爾
此古人善於辭命處也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
自讓其大美而不羞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
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曰
互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白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
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
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問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
却書曰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也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用之君臣之間大
雅則止人君可歌也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

歌宵雅之二將作重事近嘗見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
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
樂嘉賓之心情意愜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
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知既云王
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愜切如皇
皇者華即自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
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
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
亦用而文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
始須教地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
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麗南山有臺二篇風則是
關雎卷耳采芣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
 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釋
 蘇宜又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
 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間猶能外禦其務
 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離既
 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尊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
 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
 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
 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後處逸樂則多
 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
 是圖實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
 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

天理須是恁地看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常棣詩章說聖人之言
 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
 曰然又問釀酒云縮酌用茅是比意否恐茅乃以酌曰某亦
 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
 以酢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
 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壽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熒
 問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
 栢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壽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異言之曰然幹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禋其君之言然辭變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領之叔重因云哀蕭詩云令德壽且長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幹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禦稅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遺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

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比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

出車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詩論非天下之至靜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為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關雎詩今引康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寬博如此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則說只說在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爾左氏建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

不舒也因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施施一句語勢以不如此胡不猶言還不作人言豈不施施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庠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說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

南有嘉魚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圖是也問枸曰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醞酒不成節

蓼蕭

詩舉說蓼蕭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

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

六月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于三十里常度方

采芑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闖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燁曰燁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材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斯干

揚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接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寓

載弄之瓦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磚也然未可必舉時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剛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

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其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事乃能運也舉時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論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功以為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初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豈亦當入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與不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雅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

詩奕奕寢廟君子祿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付
度之躍躍躉免遇大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語之
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
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理義之極致也時舉云此
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
義理先生領之舉

大東

有饒益殄有採棘也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義理曰
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炎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星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泳

楚茨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坊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靈楚詩引楚詞語思靈保也

賢妙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
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
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前

甫田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
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
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做一步着實
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銖
驕驕張王之意猶曰暢茂桀桀耳桀桀與驕驕之義同今田畝
問秀最硬搶必

瞻彼洛矣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
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續
車牽

此二條
論齊甫
田宜在
前齊風
著下

問列女傳引詩履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向來
然尋得功

賓之初筵

問誅論有夔誅論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
左傳云有誅誅之附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曉
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
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為鶯皇然猶
或問賓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
成也未可知卓

漸漸之石

周家初興時周原膺董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將
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歎

大雅文王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帶

問周受命如何曰受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若
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大
王居於夷狄之邦強大已又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
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
大王取之何害必言大王不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
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振

帝命文王豈天誨誨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如此
便是帝命之也礪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
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
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
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

文王上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意

馬節之問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歎主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

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

然跳起又曰麤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皆言見橫準詩傳中說周至大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

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

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比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

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問械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

前後數詩同為稱揚之辭作序者為見械樸近箇入材成也

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真是起興何與仁

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願頌之詞如今之舉酒稱壽底言語只

見有新字便說是乞言

械樸序只下能官人二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

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

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賤客稱美之意

傳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入先生以為無甚義理

之興或解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追琢其章

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綱紀四方故也瑟彼玉

簪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此是比得齊整好者也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還是向字得之

得之方

遐不作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其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

五升
好入傳去傳注
云道隨事著也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惠皆以帝謂文王事多若曰此蓋天意云爾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必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自然舉

下武

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或叶韻栢梁臺詩末句韻亦同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正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觀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爾廣

生民

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恁地蓋是叙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詩却反覆歌詠底意思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非廣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為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時舉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又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章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先生頌之時舉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荆公作向右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文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荆公誥詞中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銖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放此曰

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却是後面幾箇誥詞好國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內而皇后太子貴妃皆有冊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下皆聽其辭免一辭惟皇后太子用冊銖

假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且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夫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矣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時舉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富既順為宣而第四章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甚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言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群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也未說及立宗事也問徹田為糧處先生以為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右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右稷之後至於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時

時舉說公劉詩韉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韉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時

卷之六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時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叙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弃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群臣無弃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

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舉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祇一意這箇

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費孫云

知得一般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盪豫敬天

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

但未至怒耳道夫同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

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

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

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

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又之自見

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將揖讓而陸堂陸嘗

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簋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也卒爵而樂闕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

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脉不貫且反復熟看趙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

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

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

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

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時舉。餘見張子書類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

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

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

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與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酒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頷之舉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敬豈最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其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浩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著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厲王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言匪我言

老羣可以為據又如謹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

侯國之度耳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

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

作文之體自指耳後漢侯上已亦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

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

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天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元德

將詩去就那序被這此子礙便轉來穿鑿胡說更不向前來

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比

或為賦則曰詩兼備此體某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

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體說校童便引石虎事證且

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

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嗚呼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

也其發言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方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松高

問松高丞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柔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重徒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其說即召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却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看丞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丞民詩大故細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

丞民

問丞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松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予人之姿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文忠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今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柔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以此為入德之

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敬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言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一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下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

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周頌清廟

假以溢我當在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為假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其問下言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室說矣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

維天之命

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節

絲衣

饗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徹

魯頌泮水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修也直卿

云此落成之詩也

闕宮

太王剪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
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
遷幽遷邵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

商頌

商頌簡與方子

伯也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攷安有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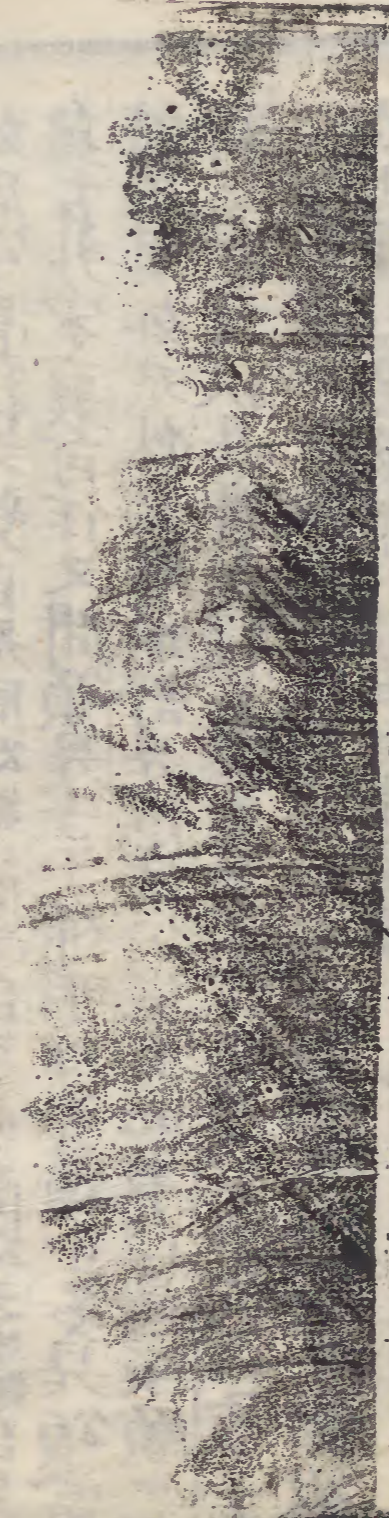
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
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
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
與古非宋襄可作又問頌是告于神明却魯頌中多是頌當
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曰孟子
辭又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曰孟子
引經自是不予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天子姑附
於此耳曰思無邪一句正出魯頌

玄鳥

問玄鳥詩否卯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
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

長發

湯降不邊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脩德之
無一日間斷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二計三版

孝經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象象者其答以且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因言學詩者却詩於後附教

問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為理會過曰此亦難說據此事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問如天地之姓人為貴人之壽考莫大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儻如此則便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盡孝道也豈不啟人僭亂之心其中豈有左傳及國語中言語哉問首在左氏引孝經中言語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傳國語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

經內却不成立又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者

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與孟子說底通為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孟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却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季文子之辭却云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不知論孝却得箇甚底全無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闢湊出者又曰胡氏疑自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却不如此說

古文孝經却有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看一箇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悌德兼止更有

箇子曰亦覺無意思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為三恐不是溫公家範以父子兄弟夫婦等分門却成一箇文字但其間有文商量未通行者耳本作一段照寫去今印者分作小段無意思伯恭問範無倫序其所編書多是如此類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着但說得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問向見先生說孝言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為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王之孝亦以尊為天子言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泆言之孝而必以此為說則不可廣器之問嚴父配天曰嚴父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纔是成王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大約必是郊時是后稷

天明堂則以文王配帝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但以
義起亦是如此因說孝經只有前一段後皆云廣至德廣要
道都是湊合來滿說前意但其又多不全只是諫諍五刑喪
親三篇稍是全文如配天等說亦不是聖人說孝來歷言有
人人皆可以配天豈有必配天斯可以為孝如禮記致有
處可附於孝經賀孫問恐後人湊合成孝經時亦未必見禮
記如曲禮少儀之類猶是說禮節若祭義後而許多說孝處
說得極好豈不可為孝經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
箇不續

問郊祀右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
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亦為定例以
右稷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賜
陪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
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寓

明宗是彰著之義能事父孝則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則
事地之理自然彰類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三 詩子餘

春秋

綱領

春秋煞有不可曉處冰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發疑。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責王貶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但嘗見某事用其法甚事用其例邪。且如書會盟。復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太忌。不過見禮廢耳。至如三卜四卜。生傷牛死

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房仁却看得不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問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主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言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沒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商氏名字上甚屬褒貶。如王人子突故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字矣。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他

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孔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被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辨恁地細碎。淳。義剛錄云。某不敢以諸公道聖人得此事在要見當時治亂興衰。故曰得其事。初王政不行天下皆無統屬。及五伯出來如此扶持方有統屬。其地傳見得天王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曾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功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總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威公之書即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其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空但以為家宰亦未敢信。其他如

昔去疾言曰。魯史。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

箇字。便是褒貶。其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顯文也。或謂。聚

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強。于不遷怒。

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穀

樹汁出者。魯威之弒。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

冬而後見乎。又如滕稱子而滕逐。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

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

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歟。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

秋。必謂其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

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謂如此。推說須是得魯

史舊文。參攷筆削異同。然後為一見而亦豈後可得也。讀

魯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

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

故可觀。歟。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

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

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大有君國之德。須要

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疑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哀已前。

舊史不全有。好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以己後。皆聖人親

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更如何却說聖人子其爵

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問孟子說春秋。夫子

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其畏懼耳。

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功。罰其罪。豈不

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

聖道。人。解。云。孔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

書。鄭。伯。突。又。書。鄭。此。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而。

見據實而書隱威之世時既遠史冊亦
有簡畧者處夫子亦但據史冊而寫出耳

或說沈卿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錄是使
人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
見來賈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賈諸侯之妾聖人以
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於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
說自有曉不得處公且道如畫師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
如挾柔無駭之類無駭曾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莊
十一年書柔皆未命也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
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二傳唯
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
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國又
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藉田等處令
人厭看左氏必不辭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終是正直底人如
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

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
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續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必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
侯之擅與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聽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因天奈何非夫子之
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子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

行者為之也子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
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為高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

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
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從何異然則

其歸也何足喜蓋以成季氏之事而書之乎繼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
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
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

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
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

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

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其發出來諸公

可記取。時舉以下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

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

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

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錄之耳。聖人光明正大

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

本意。編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

削與當時事之大意。趙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相事勢。春秋十

二公持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

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

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

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

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魯出。魯

有二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忌，終春秋

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其時

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

便多是胡相殺。如鴈門斬首四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平

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後來項羽也坑十

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當時不知如

何地對副許多人安鄉。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嘗見鄧艾伐

蜀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

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續左以下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獨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元城說左氏不識大體只是時時見得小可底事便以為是職因舉陳尹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其平生不敢說表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賤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其謂不如教以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其謂看論孟未走得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二三分善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秦祭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

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凡舉一可學錄云天下事不可
避害不知然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共利
不如且就堅上求之孟子曰知以制則枉尋尋直尺兩利其
為數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
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勝石頭城等為表察死不伴
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辨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
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昆無意思因舉其夷齊之
段是關上文甚事賴

左氏見識甚早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問之曰惜哉越
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
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
當時子孫欲借籍故為此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此也只
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故不成故人以為非高帝
故得成致人以為符瑞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

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

說且如燕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

說得細密義訓○兼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必

三傳下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
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李文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

埋亦是如此今日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

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欽陸淳胡文

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出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

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

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亦壓從這

理上來辨以義剛

左氏傳是箇傳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蓋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

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

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

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

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

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温公通

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

平說高祖問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

事情却於其下論砂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

之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善亦係莊重

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

無成温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

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耐耐劇孟不知温公為將設遇此人

奈得它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見呂氏大事記周服

後便繫秦亦未嘗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頭緒死後方可專

書漢也當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二箇源

流只是漸漸訛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鑿得問今

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

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

人如齊必竟是田番其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

甚如此今埋會得二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會合於義理者

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

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問公穀

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曰公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

公羊說得安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鄉搜狹窄

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振

春秋難着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文定解宋災故一段乃是原父說曰林黃中春秋又怪異云隱公集威公可學云黃中說歸仲子之賄乃是周王以此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多云告辭略經傳互異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

可學以下諸家解春秋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

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妻秦人為以王事書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它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子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因云伊川甚麼樣子細尚如此難難揚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甚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和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相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相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來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嘗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首賦之難辨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說滕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以此而為之說還是自見得此

意續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

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
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
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
知如何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
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
有許多忸怩故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如左氏尤
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林黃中嘗疑之却見得
是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問胡春秋曰亦有過當處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
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

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

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

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身錄云以之○則本云

人不解恁地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在上而如說張三打李

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

子便是說得那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且如季子來歸諸公說得恁地好據某看來季友之罪

父也不爭多但是他歸來後會早了難魯人歸之故如此說

况他世執魯之大權人自是怕他史官書得恁地孔子因而

存此蓋以見他執權之漸耳綱卷

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如叔孫

婣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却將至自晉一項說又

因穀梁公孫舍云云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又如何

同去弒君也須誅討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難說者只消輕

看過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說道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只將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晉之後不知是其廢人看他說魏畢萬之後必大如說陳氏代齊之類皆是後來設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處只是如晉士句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鑽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揚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禁禁罔中于信以覆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必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問洽尋常如何哩會是命曰嘗考之矣嘗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昔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

權說者之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桓公時勢敵故齊僭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父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志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齊魏會于首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稱帝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魏錄云至知僭竊之端而諸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晉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魏錄云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痛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策策相以近見一相知說傳守見其說云固是好但其申無一故事可用其作此書又豈欲多使事也問先生既不解春秋亦作一

篇文字略說大意使後學知所指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為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說元字其來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太也子胡乃訓元為仁訓仁為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揚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說元年不要年號且如今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券能無欺弊者乎淳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道

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他語言曠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事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弒公想是他本意如此這箇罪首合是誰

做額

薛士龍曰魯隱初曆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列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皆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

占人生子則問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况一國乎譚

乎譚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選書

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

說春秋者正此類也入傳○揚錄少異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未有發發明友奴家奴

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其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日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亦如此爾廣

經傳附

問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義剛

這箇難替考莫其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擔閣了吾友

讀書不多不見得此等處其讀書多後有時此字也不敢喚

做此字如家語周公祝成王冠辭近爾民遠爾年當爾時惠

爾財親賢任能近爾民言得民之親愛也遠爾年言壽也年

與民叶音紉能與財叶囊來反與時叶音尼財音慈義剛字

通得三音若作十五交韻則與才字叶與時字又不

叶今更不可理會據今叶時字則當作尼字讀口直

其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天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

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

便不敢信佳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

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

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

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

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

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

教他自從水裏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橋子不似如今石

橋浮橋佳地好說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

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

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

得有根源說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朝

胡文定却說是家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信豈可攝且如十一

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

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

宜如借古之例或謂今滕前輩謂非全書曰周公以身代武

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疾幾其萬一

不子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

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

藝自能服事夫纘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闕祀。孫明復云文九年冬秦人來而議其不歿事

而議其不歿事

義剛曰莊公見穎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却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却教恁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全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持幸耳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其便是不喜伯森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忒細碎不齊得事且如

這樣他是自欲全他母子之因以他重那盟誓不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太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也剛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真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象胡說或問左氏果在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十七年决非立明剛大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

宮是別立廟以轅。

問石碣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相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碣老後柰兒子不何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喫飯樣不成說道喫不得後便不喫也只得喫義綱。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皇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應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義綱。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渝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曰平渝字也熈年。

因言勇而無剛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熈年。杞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豎說皆可論難着便說不行熈年。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殺若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熈年。

問書蔡威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曰此只是文誤。杞熈年。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讎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幾與不讎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復讎之師只緣周

家衰弱無赴朝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婚以王姬嫁
齊及到相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體又別相公率諸
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
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相公之會
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相公若
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文獻本朝錄

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交於中國
故從軍稱後漸大故稱爵十年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版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
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
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
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
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
若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

則叔孫姑慈受命服何為書名乎 閔元年

放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竟看尚可若
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
公并整頓俱箇社稷起有如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
季子罪惡昭昭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數
九法之書焉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
亦只是時尹魯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
來歸亦有故是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小它自身上罪大
亦治慶父不得以大○箇錄云春秋書季子來歸不知其子
後來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論其已前罪過正淳曰說者謂是
國人喜季子之來望其討慶父之罪故春秋因此書之及
季子之罪不在校走了慶父先已自有罪過了
問季友之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友來歸為聖人
美之之辭據某看此一句正具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
之基又成四國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句亦有說話

成風沒巴鼻事他則甚據某有此筆人皆魯國之賊耳又問子家子曰它却是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不過只欲勸昭公且泯默舍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歸魚且昭公所以不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后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魯之季氏鄭之伯有之徒國國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真所謂五濁惡世不成世界孔子說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不知如何地做從何處做起其實講不得或曰相魯可見曰他合下只說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說五年七年可為政於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說出來孟子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也問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明靈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書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

歸而季氏想以故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問魯君弒而書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弒君齊史書佳杼弒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問諸侯書卒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問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別內外之辭曰固是且如今虜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必書虜主之死若虜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書之也但書年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據春秋例以為之說耳

齊相公較正當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只是遣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左傳上全不曾載許多事却載之於國語及出孟子曰又言左傳不欲見相公許多不美處要為相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載相公亦自犯了故管仲載曰左氏有許多意思時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問互只是有使

載無便不載說得意思回互如此豈不教壞了人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以名詞治其從楚如書曰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四年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目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溫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揚

昔嘗聞長上言齊威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威公母事持重不是一固率然不田後手者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日威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真必

勝楚哉及問先生言及亦以為然

春秋書晉王世子與齊威公也讀年

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許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仲寬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後世乎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殺君蹤跡會王世子却是威公做得好煩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其詳擴年

問里克不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

貞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
里克李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
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
若排得他退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使用自死今驪姬
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
篡周享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眾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
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
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
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
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
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敵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
盟會則未必稱也周祖一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毀滅那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

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毀滅卒恐是因而傳為之
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盡外諸侯書畢劉原父答溫公書
謂蓋著臣子之詞溫公亦以為然以在為貶詞者恐亦非是
人傑十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

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攷耳懶信

仲知証之為害而去之遂并無少語
蔡姦偽故先生云然。方子。文二年

僖公成風與東宮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

本朝真宗既崩始以二后並配當時群臣亦嘗爭之為其創

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素矣歐韓。

胡氏春秋又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有

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

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故孟子於此只

云君子不謂性也其語便自無病又曰李先生嘗論公孫敖

六

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拜使人往便是

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已氏之說備云叔氏

只此他從已氏之過經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

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

之意宣祖元全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公至大

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群公子欲立奚齊

卓子爾後來遂以為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備年

植因舉楚人卒偏之兩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廣有百七十五

人二廣計三百五十楚分為左右晉前後更番植年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

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中間諱言此事故

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非其

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謂非人哉特罪

其叛中國爾此章先生親此章非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詰獻子將殺人傑

馳救不及使速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真如此只安

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詢其專罪六

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

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

厥殺人事在卻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為是

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位參爭之若

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人傑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

是常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

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

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為變所稟之氣至此已

盡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陽者氣也魂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降于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也因說鬼神者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順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明作○成

胡解晉弒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為樂書出脫曾問胡伯逢伯逢曰厲公無道但當發之閏八年

因問胡氏傳樂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樂書是弒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樂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冷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

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治

揚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真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他被人攔截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又兩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禮

揚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已復禮仁也克已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九年子上問鄭伯以女樂賂晉厲公如何有歌鍾二肆曰鄭衛之音與先王之樂其器同止其音異十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其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由生伐東山臯落氏擯撥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僥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艷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座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

須別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

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季札辭國不為盡是揚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焉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二十九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哲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入論便可逐

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廣○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煞費力去解後王肅只解作刑罰之刑甚易時便是杜預不及他李有樂也有兩處說皆作刑罰字說義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厭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是蓋有字似著字物字似欲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爾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備

齊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時所謂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壽○二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繳

或問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還只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傳說皆出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說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之類皆只是歌誦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說多難信如晉范宣子責姜戎不與會姜戎曰我諸戎誓幣不通言語不同不與於會亦無管焉賦青蠅而退既說言語不同又却會焦地說又會誦詩此不可曉胡○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

何不動如蘭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箇人恁地硬張他如何不動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

十二年

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你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溥

陳仲耳問晉三卿為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就正曰胡氏說也是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沒奈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着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挽衡到後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契矣夫出來做及大夫

稍做得沒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坑衡後來牙將孔目官屬皆殺了節度使後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沒奈他何這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附此剛

問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為左右相如何又主二伯事曰此春秋說所未詳如顧命說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可見者其略如此五年羊隱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擔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節易其屋

也銖天子之廟復廟重擔擔言復曰毀廟之制改塗可也易擔可也銖

問穀梁釋夫人孫于齊其文義如何曰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

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若於言天人皆以為然
則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受命謹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
齊魯之儒多質魯當時或傳誦師說見理不明故其言多不
倫禮記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義者左也道他不是不得儼

穀梁
莊元年

林間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
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
或書各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勿差後之學
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公等事皆是
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邪為伯者作邪若是為伯者
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
已前春秋文字雖通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
來正說得霸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寓

論語經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魯伯莠優劣及成謀利

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之論

春秋之作不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成言春

秋者之通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霸內諸夏

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此亦說性親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伯者事業纏在心間則春秋先儒謂

晉主之書其然邪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

得應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

猶自可容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識聖

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信伯業之盛衰失其旨遠矣公

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替者此禮不備故也

今不可考其義難見諸家之說所以紛紛晉侯侵曹晉侯

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於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籠罩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却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一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門說經雖是甚有踈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漂灑矣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曲曲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曰其相識中多有不取其公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春秋太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此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兩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問春秋繁露如何曰允延之以此書為偽某看來不是董子書又言呂舍人春秋却好白直說去卷首與末梢又好中間不似伯恭以為此書只點點為說屬。道夫錄云近時言春秋者昔是計較利害大義却聖經然觀其雅言治道深源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益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機諸詠之書爾聖人曠年痛哭在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春秋固是尊諸夏外夷狄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牽天下諸侯而尊齊晉自秦檜和戎之後士人諱言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溥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立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其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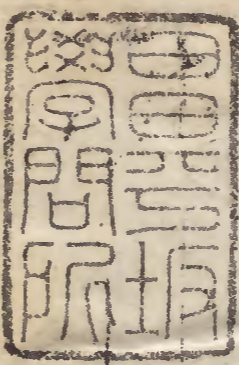
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
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周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枉成
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
去天氣較暖便可涉過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
說其他便不可說劉云若看春秋要信傳不可曰如何見得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傳謂預凶事此非人情天王
歸賵於魯正要得牢籠魯這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怒魯
也曰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舉漢梁王事云云又
委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先生舉
此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櫬入來哭豈不可笑
古者大夫入國以指隨其後使人擡扛箇棺櫬隨行死便要
用看古人不諱凶事

砥○寫氣塔○以
下自註不解春秋

春秋其教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這話否

問先生於二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
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傳正橫渠所
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齟齬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
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不若且
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書中間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
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
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
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
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
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
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
又問禮合如何修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為

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劄錄之說各
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
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大雅
春秋難看此生本敢問如鄭伯髡頑之事傳家甚異可學



文淵閣

